

文公易說

卷十一卷十二

DL 12
975
6



12
975
6

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說卷第十一

繫辭上傳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靜而正謂觸處皆見有此道不待安排不待措置雖至小至近至鄙至陋之事無不見有隨處皆足無所欠闕只觀之人便見

萬人傑錄

問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曰無小無大無物不包然當體便各具此道理所謂靜而正者宜着工夫看徐又曰未動時須此道理都是真實所以下箇正字

吳必大錄

明治
月
日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注云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先生曰此兩句解得極分曉蓋曰以形言之天包地外地在天中以理與氣言之則地包着天天之氣却盡在地之中盡承受得那天之氣所以說地之量廣大只是一箇物事一故實從裏面便實出來流行發生只是一箇物事所以說一而實地雖是緊實然却虛所以天之氣流行乎地之中皆從地裏發出來用之云地如人之肺形質雖硬而中本虛所以陽氣升降乎其中無所障礙雖金石也透過去地

便承受得這氣育萬物要之天之形如一箇鼓鞞天便是那鼓鞞外面皮殼子中間包得許多氣開闔消長所以說乾一而實他只是一箇物事中盡是地之氣升降來往緣中間虛所以容得這氣升降來往故地言廣生蓋天有許多氣地盡容受得所以說其量之廣大却盡包得地中間其氣周流只是一箇物事上下表裏無不是他氣以其包得地所以說其質之大以其包得天之氣所以說其量之廣非是說地之形有盡故以量言也只是說地盡容得天之氣所以說其量之廣耳今治曆家用律呂候氣其法最精氣之至也分寸不差是這

氣都在地中透上來如十一月冬至黃鍾管距地九寸以葭灰實其中至之日氣至灰去畧刻不差又云看來天地中間此氣升降上下當分爲六層十一月冬至自下面第一層生起直到第六層上極至天是爲四月陽氣既生足便消下面陰氣便生只是這一氣升降循環不已往來乎六層之中也問月令中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此又似是天地各有氣交合先生曰只是這一氣只是陽極則消而陰生陰極則消而陽生天氣下降便只是冬至復卦之時陽氣在下面生起故云天氣下降或曰援此則到是陰消於上而陽生於下却不見得天

氣下降先生曰也須是天運一轉陽氣在下故從下生也今以天運言之則一月自轉一匝然又有那大轉底時候須是大着心腸看始得不可拘一不通也蓋天本是一箇大底物事不可如此偏滯求之也

萬人傑錄

乾靜專動直而大生坤靜翕動闢而廣生這說陰陽體性如此卦畫也

髮髯似恁地
晏淵錄

黃當問乾者天之性情曰天之性情猶人之氣質乾健也天之性情健而不息其靜也專是性其動也直是

情吳必大錄

問陰耦陽奇就天地之實形上看如何見得先生云

天是一箇渾淪底物雖包乎地之外而氣則迸出
乎地之間地雖一塊物在天之中其中實虛容得
天之氣迸出來繫辭云乾靜也專動也直是以大
生焉坤靜也翕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大生是渾淪
無所不包廣生是廣闊能容受得那天之氣專直
則只是一物直去翕闢則是二箇翕則合闢則開
此竒耦之形也又曰陰偏只得一半兩箇方做得
一箇

健者乾之性情如剛強底人便靜時亦有箇要立作
做事底意思故曰其靜也專順者坤之性情如柔
順底人靜時只有箇收斂而已故曰其靜也翕

吳必
大錄

來喻又謂動靜之外別有不與動對之靜不與靜對
之動此則尤所未諭動靜二字相為對待不能相
無乃天理之自然非人力之所能為也若不與動
對則不名為靜不與靜對則亦不名為動矣但衆
人之動則流於動而無靜衆人之靜則淪於靜而
無動此周子所謂物則不通者也惟聖人無人欲
之私而全乎天理是以此動也靜之理未嘗亡其
靜也動之機未嘗息此周子所謂神妙萬物者也
然而必曰主靜云者蓋以其相資之勢言之則動
有資於靜而靜無資於動如乾不專一則不能直
遂坤不翕聚則不能發散龍蛇不蟄則無以奮尺

蟻不屈則無以伸亦天理之必然也 答胡廣仲

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地到冬間氣都翕聚不開
至春則天氣下入地地氣開以迎之又曰陰陽與
天地自是兩件物事陰陽是二氣天地是兩箇有
形質底物事如何做一物說得不成說動為天而
靜為地無此理正如鬼神之說 沈僴錄

問坤之動也闢曰大抵陰是兩件陰爻兩畫是兩開
去翕是兩合如地皮上生出物來地皮須開今天
固包着地然天之氣却貫在地中地却虛有以受
天之氣下文大生廣生云者大是一箇大底物事
廣便容受得許多物事大字實廣字虛 吳必大錄

天體大是以大生焉地體虛是以廣生焉廣之義如

河廣漢廣之廣 游敬錄

易不是象乾坤乃是易之子目下面一壁子是乾一
壁子是坤蓋說易之廣大是這乾便做他那大坤
便做他那廣乾所以說大時塞了他中心所以大
坤所以說廣時中間虛容得物所以廣廣是說他
廣闊着得物常說道地對天不得天便包得地在
中心然而地却是中虛容得氣過容得物便是他
廣天是那一直大底物事地是那廣闊底物有拗
處有陷處所以說廣這箇只是說理然也是說書
有這理便有是書書是載那得理底苦死分不得

大槩上面幾句是虛說底這箇配天地四時日月
至德是說他實處

晏淵錄

陰陽雖便是天地然畢竟天地自是天地廣大配天

地時這箇理與他一般廣大

同上

地却是有空闕處天却四方上下都周匝無空闕偏
塞滿皆是天地之四向底下却靠着那天天包地
其氣無不通恁地看來渾只是天了氣却從地中
迸出又見地廣處橫渠云地對天不過

同上

問廣大變通是易上自有底道理陰陽易簡是易上
所說造化與聖人底曰都見他易上說底又曰配
是分配之義是分這一半在那上面問曰如此便

全無配合底意曰也有些小分此以合彼意思欲
見其廣大則於天地乎觀之欲見其變通則於四
時觀之欲知陰陽之義則觀於日月可見欲知其
易簡觀於聖人之至德可見

問廣大配天地至變通配四時這配字是配合底意
思否先生云則是相似之意又問易簡之善先生
云也是易上有這道理似人心之至德也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以易配

天易簡之善配至德以易配人之至德

萬人傑錄

林學履問廣大配天地莫是配合否曰配只是似且
如下句云變通配四時四時如何配合四時自是

流行不息所謂變通者如此又問易簡之善配至德如何曰易簡是常行之理至德是自家所得者又問伊川解知微知彰知柔知剛云知微則知彰知柔則知剛如何曰只作四截看較闊言君子無所不知也良久笑云向時有小人出此語令楊大年對楊應聲云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無如此恰好黃義剛錄

問易簡之善配至德曰此是將易中之理取外面一事來對易之廣大便配天地易之變通便如四時寒暑往來如老陽變老陰老陰變老陽陰陽之義便與日月相似易簡之善便如在人之至德吳必大錄

易簡之善配至德至德就人而言之萬人傑錄

崇德廣業知崇天也是致知事要得高明禮卑地也是踐履事凡事踐履將去業自然廣吳必大錄

童伯羽問博約之說程子或以為知要或以為約束如何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與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但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孔子是泛言人能博文而又能約禮則可以弗畔夫道而顏子則更深於此耳侯氏謂博文是致知格物約禮是克己復禮極分曉而程子却作兩樣說便是某有時曉它老先生說話不得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這却是知要蓋天下之理都理會透到無可

理會處便約蓋博而詳所以方能說到要約處約與要同道夫曰漢書要東字讀如約束曰然頃之復歎曰知崇禮卑聖人這四箇字如何說到那地位道夫曰知崇便是博禮卑便是約否曰博然後崇卑然後約物理窮盡超然於事物之表眼前都攔自家不住如此則所謂崇戒謹恐懼一動一舉一言一行無不着力如此則是卑問卑法地曰只是極其卑耳又問知崇如天禮卑如地而後人之理行乎曰知禮成性而天理行乎其間矣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蓋禮極是卑底物事如地相似無有出其下者看甚底物事但盡載却縱穿

地數十丈深亦只在地之上無緣更有卑於地者也知却要極於高禮則極於卑順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纖悉委曲無非至卑之事如羹之有菜者用挾其無菜者不用挾主人升東階客上自西階皆不可亂然不是強安排皆是天理之自然如上東階則先右足上西階則先左足蓋上東而先左足則背却客上西階而先右足則背却主人自是理合如此又曰知崇者德之所以崇禮卑者業之所以廣蓋禮纔有些不到處這業便有所欠缺業便不廣矣如地惟其極卑無所闕所以廣萬人傑錄知崇禮卑則性自存橫渠之說非是如云性未成則

善惡混當疊疊而繼之以善云云又如織惡必除
善斯成性矣皆是此病知禮成性則道義出先生
本義中引此而改成為存又曰橫渠言成性猶孟
子云踐形此說不是夫性是本然已成之性豈待
習而後成邪他從上文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便是如此說來與孔子之意不相似沈僩錄
學只是知與禮他這意思却好禮便細密中庸致廣
大盡精微等語皆只是說知禮沈僩錄
禮早是從貼底謹細處做去所以能廣黃顯子錄
知崇者德之所以崇禮早者業之所以廣
知崇禮早這是兩截知崇是智識超邁禮早是須就

切實處行若知不高則識見淺陋若履不切則所
行不實知識高便是象天所行實便是法地識見
高於上所行實於下中間便生生而不窮故說易
行乎其中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大學所說格物致
知是知崇之事所說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
天下是禮早之事葉賀孫錄

知崇禮早一段地便極早甚麼物事不載在地上問
曰以其地至早所以物皆歸之曰不是他要物歸
之但看萬物無有不在地面上者縱開井百尺依
舊是在地上便是沒物事更早得他所謂德言盛
禮言恭禮便是要極早甚麼物事無箇禮以至於

至微至細底事皆當畏懼戒謹戰戰兢兢惟恐失
之這便是禮之卑處又曰曲禮自毋不敬至上於
東階則先左足上於西階則先右足羹之有菜者
挾底處無所不致其謹這便都是卑處又曰似這
處又不是他特地要恁地都是天理合如此知識
日多則知益高又曰這事也合禮那事也合禮積
累得多業便廣

萬人傑問出則事公卿一段及范氏以宴安不亂為
不為酒困如何曰此說本卑非有甚高之行然工
夫却愈精密道理却愈無窮故曰智崇禮卑又曰
崇德廣業蓋德智雖高然踐履却只是卑惟愈卑

則愈廣又曰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
位者也此章之義看來似說得極低然其實則說
得極重范氏似以不為酒困為不足道故以宴安
不亂當之過於深矣

吳必大錄

智崇禮卑一段地至卑無物不載在地上縱開井百
尺依舊在地上是無物更卑得他所謂德言盛禮
是要極卑故無事物無箇禮至於至微細底事皆
當畏謹惟恐失之這便是禮云卑處曲禮曰毋不
敬自上東階先右足上西階先左足羹之有菜者
挾底處無不致謹正謂此也又曰似這處不是它
特地要恁地是它天理合如此知識日多則知益

高積累多則業益廣

呂輝錄與前一段大略相似

知要崇禮要卑

甘節錄

問知崇如天禮卑如地而後人之理行乎曰智禮成

性而天理流行乎其間矣

楊道夫錄

又云知崇禮卑人之知識不可以不高明而行之在乎小心如大學之格物致知是智崇處正心脩身是禮卑處又云呂與叔本是箇剛底氣質涵養得到所以如此故聖人以剛為君子柔為小人若其剛矣須除去那剛之病全其為剛之德相次可以為學人若不剛終是不能成

黃有開錄

禮卑是卑順之意卑便廣地卑便廣高則狹了人若

只揀取高底做便狹兩脚踏地做方得若是着件物事填一二尺高便不穩了如何會廣地卑便會廣世上更無卑似地底又曰地卑是從貼底謹細處做將去所以能廣

晏淵錄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即無間斷此亦是就人上說敬便易行也

吳必大錄

問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間斷天地人只是一箇道理天地設位而變易之理不窮所以天地生生不息人亦全得此理只是氣稟物欲所昏故須持敬治之則本然之理自此間斷曰也是如此天地也似有箇主宰方始恁地變易

便是天地敬天理只是直上去更無四邊滲漏更無走作
問程子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如何曰
易是自然造化聖人本意只說自然造化流行程
子是將來就人身上說敬則這道理流行不敬便
斷了前輩引經文多是借來說已意

問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答云上文言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人崇其知
須如天之高卑其禮須如地之廣天地設位一句
只是引起要說知崇禮卑人之知禮能如天地便
能成其性存其存道義便自此出所謂道義便是

天易也成性存存不必專主聖人

問遺書云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敬則無
間斷不知易何以言敬曰伊川門說得闊使人難
曉曰下面云誠敬而已矣恐是說天地間一箇實
理如此曰就天地之間言之是實理就人身言之
惟敬然後見得心之實處流行不息敬才間斷便
不誠不誠便無物是息也

廖德明錄

蓋卿問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成列而易立
乎其中如易行乎其中此固易曉至如易立乎其
中豈非乾坤既成列之後道體始有所寓而形見
其立也有似如有所立卓爾之立乎先生曰大抵

易之言乾坤者多以卦言易立乎其中只是乾坤之卦既成而易立矣況所謂如有所立卓爾亦只是不可及之意後世之論多是說得太高必如此

說襲蓋卿錄

問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和靜言行錄云易行乎其中是聖人純亦不已處莫說得太拘據文蔚所見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如言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乎其中無適而非也今只言聖人純亦不已莫太拘了曰亦不是拘他說得不是陰陽升降便是易易者陰陽是也

陳文蔚錄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以造化言之也乾坤成列

而易立乎其中以卦位言之也

荅連萬卿

知禮成性而道義出程子說成性謂是萬物自有成性存存便是生生不已這是語錄中說此意却好及它解易却說成其性存其存又似不恁地前面說成性謂如成事成法之類是成底性橫渠說成性別且如堯舜性之是其性本渾成學者學之須是以知禮做也到得它成性處道義出謂這裏流出道體也義用也又曰性是自家所以得於天底道義是衆人公共底

林夔孫錄

成性與成之者性也止爭些子不同成之者性便從上說來言成這一箇物成性是說已成底性如成

德成說之成然亦爭些子也如正心心正誠意意

誠相似葉賀孫錄

成性猶見成底性這性元自好了不用元空但知崇

禮卑則成性便存存

成性存成性如言成說存存是生生不已之意當

以伊川說為是吳必大錄

成性只是本來性甘節錄

成性存成性不曾作壞底存謂常在這裏存之又

存湯泳錄

或問成性存存是不忘其所存否先生云衆人多是

說到聖人處方是性之成看來不如此成性只是

一箇渾淪之性存而不失此便是道義之門便是

生生不已處黃有開錄

義剛云天下之至蹟而不可惡也惡字有三音或亞

或如字或烏故反先生曰烏故切於義為近只是

說雖是如此勞攘事多然也不可厭惡而今音訓

有全不可曉底有兩三音底這便可去裏面揀一

箇較近底來解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蹟只是見那陰陽之變化擬諸

其形容未便是說那水火雷風之形容方是擬這

卦看是甚形容始至象那物之宜一陽在二陰之

下則為雷象一陰在二陽之下則為風象擬是比

度之義

問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曰象言卦也下截言爻也會通者觀衆理之會而擇其通者而行且如有事關着許多道理也有父子之倫也有君臣之倫也有夫婦之倫若是父子重則就父子行將去而他有暇計若君臣重則行君臣之義而他不暇計若父子之恩重則使得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之義而委致其身之說不可行若君臣之義重則當委致其身而不敢

毀傷之說不暇顧此之謂觀會通

沈間錄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是說畫卦之初否曰正是說畫卦之初聖人只是見陰陽之變化雜見便畫出一畫便有一箇象只管生去只管不同六十四卦自是六十四卦樣更生到千以上卦亦自一卦一樣

問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曰說文說賾字曰雜亂也古無此字只作噴今從匪亦口之義言天下之賾而不可惡者言雖是雜亂然聖人却於雜亂中見其不雜亂之理下文言天下之動而不可亂之義

天一般

吳必大錄

天下之至蹟與左傳嘖有煩言之嘖同那箇從口這箇從蹟是箇口裏說話多雜亂底意思所以下面說不可惡若喚做好字不應說箇可惡字也探蹟索隱若與人說話時也須聽它雜亂說將出來底方可索它那隱底晏淵錄

探蹟蹟是雜亂不是妙字本從口是喧鬧意從蹟旁亦然

問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蹟本義蹟雜亂也據訓詁皆云深也未知如何答云先儒有此訓今忘記檢不得字書無蹟蹟口同義只作嘖云大呼也左傳曰嘖有煩言非謂深也若是深義即與隱深遠三字一義矣

且又何以云不可惡乎

又問擬諸形容者度陰陽之形容蓋聖人見陰陽變化雜亂於是比度其形容而象物宜是故為之象曰也是如此嘗得郭子和書云其先人云不獨是天地雷風水火山澤謂之象只是卦畫便是象自說得好

擬諸其形容未便就那水火雷風之形容方擬這卦看是甚形始去象那物之宜而名之一陽在二陰之下則象以雷一陰在二陽之下則象以風擬是比度之意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是說文王周公否先生曰不

知伏羲畫卦之初與連山歸藏有繫辭為否為復只
是一卦有六畫

一卦之中自有會通六爻又有各會通且如屯初九
在卦之下未可以進為屯之義乾坤始交而遇險
陷亦屯之義似草穿地而未申亦屯之義凡此數
義皆是屯之會聚若盤桓利居貞便是一箇合行
底處便是他通處

天下之至動事若未動時不見得道理是如何人平
不語水平不流須是動方見得會通是會聚典禮
是借這般字來說只是說道觀它會通處却求箇
道理來區處它所謂卦爻之動便是法象故曰爻

問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動亦未說事之動只是事
到面前自家一念之動要求處置它便是動也晏淵錄

上四句其說已見於大極圖解後統論中矣觀會通
是就事上看理之所聚與其所當行處辭謂卦爻
之辭答曾光祖

問觀會通行其典禮是就會聚處尋一箇通路行否
先生曰此事是兩件會是觀理之會聚處如這一
項君臣之道也有父子兄弟之道也有須是看得
周徧始得通便是一箇通行底路却無窒礙典禮
猶常禮常法又曰禮便是節文也升降揖遜是禮
之節文這禮字又說得闊凡事物之常禮皆是

問觀會通以行典禮曰會是衆理會處便有許多難
易窒礙必於其中得其通處乃可行耳如庖丁解
牛寬解之所乃其會處庖丁所以批大卻導大窾
十九年刃若發硎蓋得其脉絡之通而然耳若不
於其會處理會只見得一偏如何得通正如脉理
相似又曰會而不通則窒塞而不可行通而不會
亦不能盡知其許多簇會雜錯故必觀於會通而
後可以行其典禮也 吳必大錄

如易中說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通便是空處行得
去便是通會便是四邊合湊來處 楊道夫錄

問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者聖

人事也先觀動之一字則知會通者變動之總也
天下之事變動無窮而其所以至於如此變動無
窮者必有一事爲之端由也此一事者萬變之所
總也聖人則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舉目即觀夫變
動之所總故無窮之事變滔滔然各入其綱目而
事事物物各處之以其所當然所謂行其典禮也
典禮事物中之所有而當然者也一說觀會通以
行典禮會通綱要也事物之樞也觀會通猶云知
至行典禮猶云至之也如父父子子之會通惟慈
孝而已至於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各止其則是乃
行其典禮也苟不知父父之慈子子之孝則將何

自而行其禮乎一說會通會而且通也未知孰是
答云會以理之所聚而言通以事之所宜而言其
實一也 答方士繇

劉礪問易傳序觀會通以行典禮曰如堯舜揖遜湯
武征伐皆是典禮處典禮只是常事
言天下之蹟而不可惡也蓋雜亂處人易能厭惡然
而這都是道理合有底事自合理會故不可惡言
天下之動而不可亂也蓋動亦是合有底事然上
面各自有道理故自不可亂聖人有以見天下之
蹟正是說畫卦之初聖人見陰陽變化便畫出一
畫一畫有一象只管生去自不同六十四卦各是

天一様更生到千以上卦亦自各一様

呂輝錄

問言天下之蹟而不可惡此是說天下之事物如此
不是說卦上否曰卦亦如此三百八十四爻是多
少雜亂

問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是一言一行皆即易而
擬之否曰然 吳必大錄

問擬議以成其變化先生云這變化就人動作處說
如下所舉七爻皆變化也

如易只一箇陰陽之理而已伏羲始畫只是畫此理
文王孔子亦只是發明此理吉凶悔吝皆從此推
出及孔子言之則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

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謹乎聖人只要人如此問言行君子之樞機言所發者至近而所應者闊遠問曰樞機便是鳴鶴在陰又曰聖人下面言大槩只說鳴鶴在陰意思都不解着我有好爵二句問同心之利物莫能間雖金石之堅亦被它斷決將去曰斷是斷做兩段又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聖人却恁地解

先生云其利斷金是斷做兩斷去 呂輝錄 天地生數到五便住一二三四過五便成六七八九

五却只自對五成十 晏淵錄

所謂得五成六者一纔勾牽着五便是箇六下面都恁地 同上

聖人說數說得疏到康節說得密了它也從一陰一陽起頭它却做陰陽太少乾之四象剛柔太少坤之四象又是那八卦它說這易將那元亨利貞全靠那數三百八十四爻管定那許多數說得太密了易中只有箇竒耦之數是自然底大衍之數却是用以揲著底康節盡歸之數所以二程不肯問它學若是聖人用數不過如大衍之數便是它須要先揲著以求那數起那卦數是恁地起卦是

恁地求不似康節坐地默想推將去便道某年某

此條有誤可詳之○晏淵錄

月某日當有某事聖人決不恁地

同上

天只有五行不可問它因甚只有五行

同上

康節也則是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

同上

聖人說數說得簡略易中只說奇耦之數天一地二

至天九地十是自然底數也惟此二條而已康節

舒高錄

却盡歸之數聖人不肯恁地說

中數五行之而各極其數以至於十者一箇衍成十

箇五箇便是五十聖人說這數不是只說得一路

他說出這箇物事自然有許多樣通透去如五奇

五耦成五十五又一說六七八九十因五得數是

晏淵錄

一與六共宗蓋是那

一在五下便有那六底數二與

二七同位是那二在五邊便有七底數

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程子云變化言功鬼神言

用張子云成行鬼神之氣而已數亦氣也天地之

吳必大錄

數五十有五變化鬼神皆不越乎其中

問大衍之義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虛其中金木水

火土五數便只五十又虛天一故用四十有九此

一說也三天兩地便是虛去天一只用天三對地

二耳又五是生數之極十是成數之極以五乘十

以十乘五亦皆五十此一說也又數始於一成於

五小衍之成十大衍之成五十此又一說也數家之說雖多皆不同此說某自謂却分曉

吳必大錄

河圖五十五是天地自然之數大衍五十是聖人去這河圖裏面取那天五地十衍出這箇數不知它是如何大槩河圖是自然底大衍是用以揲著求

卦

晏淵錄

大衍之數五十著之籌乃其策也策中乘除之數則直謂之數耳

二篇之策當萬物之數亦是取象之辭不是萬物恰

有此數

吳必大錄

策數云者凡手中之數皆是如倒筭側龜於君前有

誅龜策弊則埋之不可以既揲餘數不為策也

同上

四營而成易易字只是箇變字四度經營方成一變

若說易之一變却不可這處未下得卦字亦未下

得爻字只下得易字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是占得這一卦則說上面推

看如乾則推其為圜為君為父之類是也

問顯道神德行曰道較微又曰道是箇無形影底物

事因卦辭說出來道這是吉這是凶這是可為這

是不可為德行是人做底事因數推出來方知得

這不是人硬恁地做都是神之所為又曰知得是

天理合如此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此說著龜
 之用也道理因此顯著德行是人事却須取決於
 著既知吉凶而後可以酬酢事變夫神不能自說
 吉凶與人必俟易始著見是易能祐助於神也吳必大錄
 易惟其顯道神德行故能與人酬酢而祐助夫神化之功也
 神德行是說人事那粗做底只是人為若決之於鬼
 神德行便神晏淵錄

繫辭中說是故字都是喚那下文起也有相連處也
 有不相連處同上

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說卷第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說卷第十二

繫辭上傳

易有君子之道四至精至變則合做兩箇是它裏面
 各有這箇晏淵錄

問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言是取其
 言以明理斷事如論語上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之類否曰是

劉礪問以制器者尚其象曰這都難說蓋取諸離字
 便是一箇半間半界底字如取諸離益不是先有
 見乎離而後為網罟先有見乎益而後為耒耜之
 屬聖人亦只是見魚鼈之屬欲有以取之遂做一

箇物事去攔截他欲得耕種見地土硬遂做一箇物事去剔起他却合於離之象合於益之意又曰有取其象者有取其意者

葉賀孫錄

問以上筮者尚其占卜用龜亦使易占否先生曰不用只是文勢如此

林學蒙錄

問以言者尚其辭及云以動以制器以上筮這以字是指以易而言否先生曰然又問辭占是一類動制器是一類所以下文至精分辭占說至變合變象說先生曰然占與辭是一類者曉得辭方能知得占若與人說話曉得它言語才見它胸中底蘊變是事之始象是事之已形者故亦是一類也

林學蒙錄

問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答曰此是說君子作事問於著龜言是命龜受命如響龜受命也

周謨錄

問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曰此是說君子作事問於著龜也問焉以言人以著問易求其卦爻之辭而以之發言處事受命如響則易受人之命如響之應聲以決未來吉凶也

金去偽錄

問焉而以言曰若以上下文義推之而以言即是命筮之辭古人亦大段重命筮之辭但而以言三字義則拗若作以易之言如所謂不恒其德或承之

參以三數之也伍以五數之也如云什五其民如云
或相什伯非直爲三與五而已也蓋紀數之法以
三數之則遇五而齊以五數之則遇三而會故荀
子曰窺敵制變欲伍以參注引韓子曰省同異之
言以知朋黨之分偶三五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又
曰參之以比物五之以合三而漢書趙廣漢傳亦
云參伍其賈以類相準皆其義也易所謂參伍以
變者蓋言或以三數而變之或以伍數而變之前
後多寡更相反復以不齊而要其齊如河圖洛書
大衍之數伏羲文王之卦曆象之日月五星章節

紀元是皆各爲一法不相依附而不害其相通也
綜宗之義沙隨得之然錯綜自是兩事錯者雜而
互之也綜者條而理之也參伍錯綜又各是一事
參伍所以通之其治之也簡而疏錯綜所以極之
其治之也繁而密
問參伍以變錯綜其數曰荀子說參伍處楊倞解之
爲詳漢書所謂欲問馬先問牛參伍之以得其實
綜如織綜之綜大抵陰陽奇耦變化無窮天下之
事不出諸此成天地之文者若卦爻之陳列變態
者是也定天下之象者物象皆有定理足以經綸
天下之事也

萬人傑錄

參伍是相牽連之意如參要做伍須用添二五要做
六須着添一做三須着減二錯綜是兩樣錯是往
來交錯之義綜如織底綜一箇上去一箇下來陽
上去做陰陰下來做陽如綜相似曼淵錄
問參伍以變先生云既三以數之又伍以數之譬之
三十錢以三數之看得幾箇三了又以五數之看
得幾箇五兩數參合方可看得箇成數曰也是如
此或問也不獨是以數筭大槩只是參合底意如
趙廣漢欲問馬先問牛便是以彼數來參此數
否曰是又曰是恁地數了又恁地數又曰是將這
箇去比那箇又曰若其他數猶可湊三與五兩數

自是參差不齊所以舉以為言又曰這箇是三箇
將五來比之便是多了兩箇這箇是五箇將三來
比之便是少了兩箇又曰兵家謂窺敵制變欲伍
以參今欲覘敵人之事教一人探來恁地說又差
一箇去探來說得不同便將這兩說相參看是如
何以求其實所以謂之欲伍以參

或問經緯錯綜之義先生曰錯是往來底綜是上下
底綜便是織機上底古人下這字極子細但看它
那單用處都有箇道理如經綸底字綸是兩條絲
相合各有條理凡用綸處便有倫理底義統字是
垂一箇物事下來下面有一箇人接着便謂之統

但看垂字便可見又曰錯綜其數便只是七八九
 六六對八便是東西相錯六上生七為陽九下生
 八為陰便是上下為綜又曰古人做易其巧不可
 言太陽數九少陰數八少陽數七太陰數六初亦
 不知其數如何恁地元來只是十數太陽居一除
 了本身便是九箇少陰居二除了本身便是八箇
 少陽居三除了本身便是七箇太陰居四除了本
 身便是六箇這處古來都不曾有人見得黃義剛錄
 參伍以變參字音曹參之參猶言參差底意思譬猶
 幾箇物事在這邊逐三數之看是幾箇又逐五數
 之看是幾箇又曰若三箇兩是六箇便多了一箇

三箇三是十箇又少一箇三四又是十二箇也未
 是三箇五方是十五箇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參謂三數之揲著本無二數五
 數之法只言交互參考皆有自然之數如三二為
 九六十三之類雖不用以揲著而推筭變通未嘗
 不用錯者有迭相為用之意綜又有總而挈之之
 意如織者之綜絲也周謨錄
 錯綜其數本義云錯者交而互之一左一右之謂也
 問莫是揲著以左揲右右揲左否曰不特此如乾
 對坤坎對離自是交錯又問綜者總而挈之莫合
 掛扐之數否曰且以七八九六明之六七八九便

是次序然而七是陽六壓它不得便當檢上七生
八八生九九又須檢上便是一低一昂

林學蒙錄

凡言易者多只是指著卦而言著卦何嘗有思有為
但只是扣着便應無所不通所以為神耳非是別
有至神在著卦之外也

答呂祖儉

橫渠云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
不覺不待心使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
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發於心達於氣天地與吾
身共是一團物事所謂鬼神者只是自家氣自家
心下思慮纔動這氣即敷於外自然有所感通
易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乃指著卦而

言之推之天下萬物無一不如此者初不為心而
發而遂不可以言性也五峰議論似此拘滯處多
惜乎不及其時而扣之反復究窮必有至當之論
也

答呂祖儉

康節云若非前聖開蒙吝幾作人間小丈夫誠哉是
言近讀易傳見得陰陽剛柔一箇道理儘有商量
未易以書見也兩段之疑動靜之說甚佳赤子之
心前書已嘗言之

謂言其體則無賢愚少長之別今
曰赤子之心已是指其用而言之

前此似亦未理會到此試為思之如何來諭謂其言非寂然
不動與未發不同為將動靜做不好說似初無此
意但言不專此而言則兼已發感通之用在其

元空

耳今者只如前書推明程子之意則亦不須如此
分別費力矣

荅林擇之

不得其正字非謂心有是四者也遺書云易无思无
為也此戒去作為也向來欲添非字以今觀之似
不必然此意蓋明聖人之所謂無非漠然無所為
也特未嘗作為耳只此便是天命流行活潑潑地
戒之者非聖人之自戒特以作為為不可耳大抵
立言欲寬舒平易

云云○荅
林擇之

易曰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者何也曰无思慮也无作為也其寂然者無時而
不感其感通者無時而不寂也是乃天命之全體
用之一源流行而不息者也疑若不可以時處分
矣然於其未發也見其感通之體於已發也見其
寂然之用亦各有當而實未嘗分焉故程子曰中
者言寂然不動者和者言感而遂通者也然中
和以情性言者也寂感以心言者也中和蓋所以
為寂感也觀言字者字可以見其微意矣

雜著

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忠也敬也立大本也感
而遂通天下之故恕也義也行達道也

荅張欽夫問目

寂感之說甚佳然愚意要從根本上說來言其有此
故能如此亦似不可偏廢但為字下不著耳今欲
易之云有中和所以能寂感而惟感所以為中

和也如何

同上

夫易何爲者也止以斷天下之疑此言易之書用如此

諸說例蒙印可而未發之旨又其樞要旣無異論何慰如之然比觀舊說却覺無甚綱領因復體察得見此理須以心爲主而論之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皆有條而不紊矣然人之一身知覺運用莫非心之所爲則心者固所以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也然方其靜也事物未出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是乃心之所以爲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

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爲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是以君子之於敬亦無動靜語默而不用其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於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

靜良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以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嘗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无一息之不仁也。然則君子之所以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在此而已。蓋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心也。仁則心之道而敬則心之貞也。此徹上徹下之道，聖學之本。統明乎此，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可一言而盡矣。熹向來之說固未及此，而來論曲折雖多，所發明然於提綱振領處，似亦有未盡。又如所謂學者先須察識端倪之發，然後可加存養之功，則熹於此能無

疑。蓋發處固當察識，但人自有未發時，此處便合存養，豈可必待發而後察察而後存邪？且從初不曾存養，便欲隨事察識，切恐浩浩茫茫無下手處，而毫釐之差千里之繆，將有不可勝言者。此程子所以每言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人須是學顏子之學，則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其微意亦可見。且如灑掃應對進退，此存養之事也。不知學者將先存於此而後察之邪？抑將先察識而後存養也？以此觀之，則用力之先後判然可觀矣。來教又謂動中涵靜，所謂復見天地之心，亦所未喻。熹前以復爲靜中之動者，蓋觀卦象便自可見。而伊川先生

之意似亦如此來教又謂言靜則溺於虛無此固所當深慮然此二字如佛老之論則誠有此患若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能無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斷之意則雖下靜字元非死物至靜之中蓋有動之端焉是乃所以見天地之心而先王之所以至日閉關蓋當此之時則安靜以養乎此爾固非違事絕物閉目兀坐而偏於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而所以察之者益精明爾伊川先生所謂却於已發之際觀之者正謂

未發則只有存養而已發則方有可觀也周子之言主靜乃就中正仁義而言以正對中則中爲重以義配仁則仁爲本爾非四者之外別有主靜一段事也來教又謂熹言以靜爲本不若遂言以敬爲本此固然也然敬字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爲本故熹向來輒有是語今若遂易爲敬雖若完全然却不見敬之所施有先有後則亦未得爲諦當也至如來教所謂要須察夫動以見靜之所存靜以涵動之所本動靜相須體用不離而後爲無滲漏也此數句卓然語意俱到謹以書之座右出入觀省然上兩句次序似未甚安意謂易而置之乃

有可行之實不審尊意以為如何 荅張欽夫

某看來寂然不動衆人皆有是心至感而遂通處獨
聖人能之衆人却不然蓋它雖具此心未發時已
自汨亂了思慮紛擾夢寐顛倒可見若無聖人操
存之道至感發處如何得會如聖人中節 徐寓錄

陳厚之問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曰寂然是體感是用
當其寂然時理固在此必感而後發如仁感為惻
隱未感時只是仁義感為羞惡未感時只是義可
學問胡氏說此多指心作已發曰便是錯了縱使
已發感之體固在所謂動中未嘗不靜如此則流
行發見而常卓然不可移今只指作已發一齊無

本了終日只得奔波急迫大錯了 鄭可學錄

感而遂通感着它卦卦便應它如人來問底善便與
說善來問底惡便與說惡所以先儒說道潔靜精
微這般句說得有些意思 晁淵錄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與窮理盡性以至於
命本是說易不是說人諸家皆是借來就人上說
亦通 李閔祖錄

變化之道莫非神之所為也故知變化之道則知神
之所為矣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所謂變化之道也
觀變玩占可以見其精之至矣玩辭觀象可以見
其變之至矣然非有寂然感通之神則亦何以為

精爲變而成變化之道哉此變化之道所以爲神之所爲也所以極深者以其幾也所以研幾者以其變也極深研幾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以其神也此又覆明上文之意復以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結之也或曰至精至變皆以書言之矣至神之妙亦以書言可乎曰至神之妙固無不在詳攷之文意則實亦以書言之也所謂無思無爲寂然不動云者言在冊象在畫著在櫝而變未形也至於玩辭觀象而揲著以變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矣推而極於天地之大反而驗諸心術之微其一動一靜循環始終之際至神之妙亦如此而已

矣嗚呼此其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歟

雜著精變神說

問聖言其所行智言其所知聖智兩盡孔子是也若伯夷伊尹柳下惠者其力皆足以行聖人之事而其知不逮孔子故惟能於清和任處知之盡行之至而其他容有所未用然亦謂之聖者以其於此三者已臻其極雖使孔子處之亦不過知之有所未周耳知之未周故伯夷於清則中而於任於和未必中也伊尹柳下惠於任於和則中而於清未必中也易大傳論智常與神相配而中庸稱舜亦以大智同之則智之爲言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荅云此說亦是但易大傳以下不必如此說

智有淺深若孔子之金聲則智之極而無所不周者也學者則隨其知之所及而為大小耳豈可槩以為天下之至神乎

荅程洵

易便有那深有那幾聖人用這底來極出那深研出那幾研是研磨到底之意詩書禮樂皆是說那已有底事惟是易說那未有底事研幾是不待它顯著只在那茫昧時都處置了深是幽深通是開通人所以閉塞只為它淺若是深後便能開通人志道理若淺如何開通得人所謂通天下之志亦只似說開物相似所以下一句也說箇成務易是說那未有底六十四卦皆是如此

晏淵錄

深就心上說幾就事上說幾便是有那事了雖是微畢竟是有深在心甚玄奧幾在事半微半顯通天下之志猶言開物

開通其閉塞

故其下對成務

同上

之務

同上

問繫辭中言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又言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恐此二通字乃所以通達天下之心志使之通曉如所謂開物之意曰然這般些小道理更無窮問繫辭中極有一兩字難曉處且如極深研幾二字更體不出不知如何曰研幾便是

研磨出那幾微處且如一箇卦在這裏便有吉凶
有悔有吝幾微毫釐處都研磨出來問如何是極
深曰要人都曉得至深難見底道理都就易中見
得問如所謂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之
類否曰然問如此說則正與本義所謂所以極深
者至精也所以研幾者至變也正相發明曰然楊道夫錄
知至如易所謂極深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這一
句略相似能慮便是研幾如所謂惟幾也故能成
天下之務這一句却相似林夔孫錄
問惟深也惟幾也惟神也此是說聖人能如此否曰
此是說聖人亦是易如此若不深如何通得天下

之志又曰他恁黑窅地深疑若不可測然其中却
事事有又曰事事都有一箇端緒可尋又曰各有
箇路脉線索在裏面所以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
之務研者便是研窮他或問幾曰這便是周子所
謂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也林學蒙錄

子升再問知止與能慮先生昨以比易中深與幾或
問中却兼下極深研幾字覺未穩曰當時下得也
未子細要之只着得研幾字錢木之錄

子升問知止便是知至否曰知止就事上說知至就
心上說知止知事之所當止知至則心知識無不
盡又問知止能慮之別曰知止是知事物所當止

之理到得臨事又須研幾審處方能得所止如易所謂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此似知止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此便是能慮聖人言語自有不約而同處同上

因說人心不可狹小其待人物胸中不可先分厚薄有所別異荅曰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放令規模寬闊使人人各得盡其情多少快活余大雅錄

易本是為卜筮而作古人淳質初無文義故畫卦爻以開物成務故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是故著之德圓而

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

心退藏於密此易之大意在此周謨錄

易本欲定天下之志斷天下之疑而已不是要說道理也

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是易之理能恁地而人以之卜筮又能開物成務曰然林學蒙錄

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讀繫辭須見得如何是開物如何是成務又如何是冒天下之道須要就卦中一一見得許多道理然後可讀繫辭也蓋易之為書大抵皆是因卜筮而設教逐爻開示吉凶包括無遺如將天下許多道理包藏在其中故曰冒天

下之道如利用爲依遷國一爻象只曰下不厚事也自此推之則凡居下者不當厚事如子之於父臣之於君僚屬之於官長皆不可以踰分越職縱可爲亦須是盡善方能無過所以有元吉无咎之戒繫辭自大衍數以下皆是說卜筮事若不曉它盡是說爻變中道理則如所謂動靜不居周流六虛之類有何憑著今人說易所以不將卜筮爲主者只是嫌怕小却這箇道理故憑虛失實茫昧臆度而已殊不知由卜筮而推上通鬼神下通事物精及於無形粗及於有象如包罩在此隨取隨得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者

又不待卜而後見只是體察便自見吉凶之理聖人作易無不示戒乾卦纔說元亨便說利貞坤卦纔說元亨便說利牝馬之貞大畜卦乾陽在下爲艮所畜三得上應又畜極必通故曰良馬逐可謂通快矣然必艱難貞正又且曰閑輿衛然後利有攸往設若恃良馬之壯而忘艱貞之戒則必不利矣乾之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固是好事然必曰夕惕若厲然後无咎也凡讀易而能句句體驗每存兢慄戒謹之意則於己爲有益不然亦空言爾

周謨錄

心具衆理變化感通生生不窮故謂之易此其所以能開物成務而冒天下也圓神方知變化二者闕

一則用不妙用不妙則心有所蔽而明不遍照洗
心正謂其無蔽而光明耳非有所加益也寂然之
中衆理必具而無朕可名其密之謂歟必有怵惕
惻隱之心此心之宰而情之動也如此立語如何

問張欽夫

古人淳質遇事無許多商量既欲如此又欲如彼無

所適從故作易示人以上筮之事故能通志定業

斷疑所謂開物成務者也

萬人傑錄

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此是

說著龜若不指著龜何以言通之定之斷之

吳必大錄

著之德圓而神止不殺者夫又是從源頭說起不是

言卜筮聖人之心具易之三德故渾然是此道理
不煩用一毫之私便是洗心即是退藏於密者他
人無捉摸他便是寂然不動處吉凶與民同患神
以知來知以藏往皆已具此理但未用之於著龜
故曰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神武不殺
之言如譬喻謂已具此理却不犯手耳明於天之
道以下方說著龜乃是發用處是與神物以前氏
用蓋聖人已具此理復就著龜上發明之使民亦
得以前知也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德即聖
人之德又即卜筮以齊戒神明之

吳必大錄

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六爻之義易以貢著

與卦以德言爻以人言但只是這箇道理在此而已故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以此洗心者心中渾然此理別無他物退藏於密只是未見於用所謂寂然不動也下文說神以知來便是以著之德知來智以藏往便是以卦之德藏往洗心退藏言體知來藏往言用然亦只言體用具矣而未及使出來處到下文是與神物以前民用方發揮許多道理以盡見於用也然前段必結之以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只是譬喻著龜雖未用而神靈之理具在猶武是殺人底事聖人却存此神武而不殺也

周謨錄

是故著之德止不殺者夫此言聖人所以作易之本也著動卦靜而爻之變易無窮未畫之前此理已具於聖人之心矣然物之未感則寂然不動而無朕兆之可名及其出而應物則憂以天下而所謂圓神方智者各見於功用之實矣聰明睿智神武不殺言其體用之妙也

荅張欽夫

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今解貢字只得以告人解說但神字知字下得重不知此字如何又下得輕曉不得

林學蒙錄

聖人以此洗心一段曰聖人心中都無纖毫私意都不假卜筮只是以易之理洗心其未感物也則湛

然純一都無一毫之累都更無迹所謂退藏於密
聖及其吉凶與民同患却神以知來知以藏往是誰
會恁地非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不能如
此聖人於天下自是所當者摧所向者伏然而他
書都不費手脚又曰他都不犯手這便是神武不殺
又曰神以知來如明鏡然物事來都看見知以藏
往只是見在有底事他都識得又曰都藏得在這
裏又曰如揲著然當其未揲也都不知成卦了則
事都緝定在上面了便是藏往云云下文所以云
是以明於天之道察於民之故設為卜筮以為民
長之鄉導故只是事聖人於此又曰以上筮而齊戒

以神明其德顯道神德字便似這神字猶言凶吉
若有神陰相之相似都不是自家做得都却若神
之所為又曰這都只退聽於鬼神又曰聖人之於
卜筮其齊戒之心虛靜純一戒謹恐懼都只退聽
於鬼神同上

易以貢是變易以告人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是
以那易來洗濯自家心了便沒些私意小智在裏
許聖人便似那易了不假著龜而知卜筮所以說
神武而不殺這是它有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又
說箇齊戒以神明其德皆是得其理不假其物晏錄
前面一截說易之理未是說到卜筮處後面方說卜

筮聖人之心渾只是圓神方知易貢三箇物事更無別物一似洗得來靜潔了前面此字指易之理言武是殺底物事神武却不殺便如易是卜筮底物事這却方是說理未到用處到下面是以明於天之道方是說卜筮同上

以此洗心道只是道理聖人此心虛明自然具衆理潔靜精微只是不犯手卦爻許多不是安排對副與人看是甚人來自然撞着易如此聖人也如此所以說箇著之德卦之德明其德同上

聖人以此洗心注云洗萬物之心若聖人之意果若此何不直言以此洗萬物之心乎大抵觀聖賢之

言只作自己作文看如本說洗萬物之心却止云

洗心於心安乎

萬人傑錄

聖人以此洗心此字指著卦之德六爻之義而言洗心言聖人玩此理而默契其妙也退藏於密但言未感物之時耳及其吉凶與民同患則所用者亦此理而已其所以知來者向之所謂圓而神者也其所以藏往者向之所謂方以知者也神武不殺言聖人之不假卜筮而知吉凶也是以明於天之道以下乃言教民卜筮之事而聖人亦未嘗不敬而信之以神明其德也此章文義只如此程先生說或是一時意到而言不暇考其文義今但玩味

其意別看可也若牽合經旨則費力矣

荅王遇

問竊謂聖人既已玩易而默契其妙自然退藏於密

吉凶與民同患更無先後之可言荅云理固無先

後然時與事則不能無先後之殊矣此等處須子

細着實理會不可一向掠空向上去無收殺也

洗心聖人玩辭觀象理與心會也齊戒聖人觀變玩

占臨事而敬也

荅何錡

退藏於密時固是不用這物事吉凶與民同患也不

用這物事用神而不用著用知而不用卦全不犯

手退藏於密是不用事時到它用事也不犯手事

未到時先安排在這裏了事到時恁地來恁地應

晏淵錄

神以知來知以藏往一卦之中凡爻辭所載皆是已

著底道理此藏往也占得此爻却因已見底道理

以推未來底事便是知來

吳必大錄

人有盡記得一生以來履歷事者此是智以藏往否

曰此是魄強所以記得多

廖德明錄

古人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如譬喻說相似

萬人傑錄

問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天之道便是民之故

否曰到得極固只有一箇道理看時須做兩處看

方看得周匝無虧欠處問天之道只是福善禍淫

之類否曰如陰陽變化春何為而生秋何為而殺
夏何為而暑冬何為而寒皆要理會得問民之故
問如君臣父子之類是否曰凡民日用皆是若只理
會得民之故却理會不得天之道便即民之故亦
未是在到得極時固只是一理要之須是都看得
匪始得 楊道夫錄

是以明於天之道 止 以前民用此言作易之事也聖
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此言用易之事也齊
戒敬也聖人無一時一事而不敬此特因卜筮而
言尤見其精誠之至如孔子所慎齊戰疾之意也
湛然純一之謂齊肅然警惕之謂戒玩此則知所

以神明其德之意也 答張敬夫

又問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曰聖人見得
天道又知得人事都是這箇道理看見蒼龜之靈
都包得這道理於是作為卜筮使民人因卜筮皆
知得道理都在這裏面了 林學蒙錄

或問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明察之義有深淺否曰察
深於明明只是大槩明得這箇道理爾又問此與
孝經事天明地察之義如何曰這箇明察又別此
察字却訓著字訓昭字事父孝則事天之道昭明
事母孝則事地之道察著孟子所言明察與易繫
明於天之道察於人之故同 金去偽錄

是興神物以前民用此言有以開民使民皆知前時
民皆昏塞吉凶利害是非都未知因這箇開了便
能如神明然此便是神明其德又云民用之則民
神明聖人用之則自神明其德著之德以下三句
是未涉於用聖人以此洗心是得此三者之理而
不假其物這箇是有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晏淵錄
明道愛舉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一句雖不
是本文意思要之意思自好因再舉之直卿問此
恐是君子篤恭而天下平之意曰否只如上蔡所
謂敬是常惺惺法問此恐非是聖人分上事曰便
是說道不是本文意思要之自好言畢再三誦之

楊道
夫錄

先生問義剛近來全無所問不知做甚工夫義剛對
曰數日偶見遺書看數段入心遂乘興看數日先
生曰遺書錄明道語多有只載古人全句不添一
字底如曰思無邪如曰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
德夫皆是亦有重出者是當時舉此句教人去思
量先生語至此整容兩誦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
其德夫曰便是聖人也要神明這箇本是一箇靈
聖底物事自家齊戒便會靈聖不齊戒便不靈聖
古人所以七日戒三日齊胡叔器問齊戒只是敬
否先生曰也是敬但齊較詳於戒湛然純一之謂

齊肅然警惕之謂戒到湛然純一時那肅然警惕也無了黃義剛錄

問是故闔戶謂之坤一段只是這一箇物以其闔謂之坤以其闢謂之乾以其闔謂之變以其不窮謂之通以其發見而未成形謂之象以其成形則謂之器聖人脩明以立教則謂之法百姓日用則謂之神曰是如此又曰利用出入者便是民生日用都離不得他又曰民之於易隨取而各足易之於民周徧而不窮所以謂之神所謂活潑潑地便是這處林學蒙錄

闔闢乾坤理與事皆如此書亦如此這箇則說理底

意思多知禮成性橫渠說得別它道是聖人成得

箇性衆人性而未成晏淵錄

郭先生說見乃謂象有云象之在道乃易之在太極其意想是說道念慮才動處有箇做主宰底然看得繫辭本意只是說那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底意思幾雖是未形然畢竟是有箇物了晏淵錄

問或問龜山子罕言利如何是利龜山曰都一般如利用出入之利皆是此說似可疑曰易所言利字謂當做底若放於利而行之利夫子誠罕言二利字豈可言一般吳必大錄

問易有太極曰自今觀之陰陽函太極也推本而言

則太極生陰陽也 童伯羽錄

問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答云此太極却是為畫卦設當來畫卦前太極只是一箇渾淪底道理裏面包含陰陽剛柔奇耦無所不有及畫一奇一耦是生兩儀再於一奇畫上加一耦此是陽中之陰又於一奇畫上加一奇此是陽中之陽又於一耦上加一奇此是陰中之陰是謂四象所謂八卦者一象上有兩卦每象各添一奇一耦便是八卦某嘗聞一朋友說一為儀二為象三為卦四象如春夏秋冬金木水火東西南北無不可推矣

周謨錄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即所謂易也但先倒說此一句故曰易有太極 劉砥錄

易說三條昨亦思之此上下文本自通貫前此求其說而不得故各自為說而不能相通耳洗心齋戒特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之大者但方其退藏而與民同患之用已具及其應變則又所以齋戒而神明其德此則非聖人不能與精義致用利用崇德亦頗相類此下所言闔闢往來乃易之道易有太極則承上文而言所以往來闔闢而無窮者以其有是理耳有是理則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

兩而生四四而生八至於八則三變相因而三才可見故聖人因之畫為八卦以形變易之妙而定吉凶至此然後可以言書耳前所謂易有太極者恐未可以書言也愚意如此不審如何

答蔡元定

易有太極便是下面兩儀四象八卦自三百八十四爻摠為六十四自六十四摠為八卦自八卦摠為四象摠為兩儀自兩儀摠為太極以物喻之易之有太極如木之有根浮圖之有頂但木之極浮圖之極是有形之極太極却不是一物無方所頓放是無形之極故周子曰无極而太極是他說得有功處然太極所以為太極者却不離乎兩儀四象

八卦如目一陰一陽之謂道指陰陽為道固不可而道則不離乎陰陽也

吳必大錄

六月一日林黃中侍郎來見論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就一卦言之全體為太極內外為兩儀內外及互體為四象又顛倒取為八卦先生曰如此則不是生却是包也始畫卦時只是箇陰陽奇耦一生兩兩生四四生八而已方其為太極未有兩儀也由太極而後生兩儀方其為兩儀未有四象也由兩儀而後生四象方其為四象未有八卦也由四象而後生八卦此之謂生若以為包則是未有太極已先有兩儀未有兩儀

已先有四象未有四象已先有八卦矣林又曰太極有象且既曰易有太極則不可謂之無濂溪乃有無極之說何也先生曰有太極是有此理無極是無形器方體可求兩儀有象太極則无象林又曰三畫以象三才先生曰有三畫方看見似箇三才模樣非故畫以象之也

李閔祖錄

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曰人到疑而不能決處便放倒了不肯向前既得卜筮知其吉凶六自然勉勉住不得則其所以亹亹者是卜筮成之也

吳必太錄

問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聖人設問之辭曰也是如

此言是不足以盡意故立象以盡意書是不足以盡言故因繫辭以盡言又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元舊有此語又曰立象之盡意不獨見聖人有這意思寫出來自是他象上有這意設卦以盡情偽不成聖人有情又有偽自是卦上有這情偽但今曉不得那處是偽如下繫云中心疑者其辭枝誣善之人其辭游也理會他不得不知如何是支不知那卦中那處見得如此沉思之久曰看來情偽只是箇好與不好如剥五陰只是要害一箇陽這是不好底情便是偽如復如臨便是好底卦便是真情

林學蒙錄

問立象設卦繫辭是聖人發其精意以見於書變通
鼓舞是聖人推而見之於事否曰是

同上

問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一章立象盡意是觀竒耦兩
畫包含變化無有窮盡設卦以盡情偽謂有一竒
一耦設之於卦自是盡得天下情偽繫辭便斷其
吉凶變而通之以盡利此言占得此卦陰陽老少
交變因其變便有通之之理鼓之舞之以盡神未
占得則有所疑既占則無所疑自然使得人脚輕
手快行得順便如大衍之後言顯道神德行是故
可與酬酢可與佑神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亶
亶皆是鼓之舞之之意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

列而易又立乎其中這又只是言立象以盡意設
卦以盡情偽易不過只是一箇陰陽竒耦千變萬
變則易之體立若竒耦不交變竒純是竒耦純是
耦去那裏見易易不可見則陰陽竒耦之用亦何
自而辨問在天地如何曰關天地甚麼事此皆
是說易不外竒耦兩物而已化而裁之謂之變推
而行之謂之通這是兩截不相干化而裁之屬前
項事謂漸漸化去裁制成變則謂之變推而行之
屬後項事謂推而為別一卦了則通行無礙故為
通舉而措之天下謂之事業便只是定天下吉凶
成天下亶亶者極天下之蹟者存乎卦體之中備

陰陽變易之形容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是說出這天下之動如鼓之舞之相似卦即象也辭即爻也大抵易只是一箇陰陽奇耦而已此外更有何物神明一段却是與形而上之道相對說自形而上謂之道說至於變通事業却是自至約處說入至粗處去自極天下之蹟者存乎卦說至於神而明之則又是由至粗上說入至約處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則說得又微矣

范元裕錄

問變而通之如禮樂刑政皆天理之自然聖人但因而爲之品節範圍以爲教於天下鼓之舞之蓋有以作興振起之使之遷善而不自知否曰鼓之舞

之便無所用力自是聖人教化如此又曰政教皆有鼓舞之但樂占得分數較多自是樂會得會得而不自知因舉橫渠云云云巫風其鼓舞之盡神者歟巫字從工兩邊人字是取象其舉袖巫者祀神如舞雩之類皆須舞蓋以通暢其和氣達于神明

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立象設卦繫辭皆謂卜筮之用而天下之人方知所以避凶趨吉奮然有所興作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之意故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蓋莫大乎蓍龜猶懼迫天下之人勉之爲善相似

周謨錄

又問鼓之舞之以盡神又言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
鼓舞恐是振揚發明底意思否曰然蓋提撕警覺
使人各為其所當為也如初九當潛則鼓之以勿
用九二當見則鼓之以利見大人若無辭則都發
不出了

楊道夫錄

鼓之舞之以盡神亦如成天下亹亹之義鼓舞有發
動之意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因易之辭而知吉
凶後如此

吳必大錄

乾坤其易之緼邪止 乾坤或幾乎息矣萬人傑錄

乾坤易之緼向論衣敝緼袍緼是綿絮胎今看此緼
字正是如此取義易包着此理乾坤即是體骨

吳必大錄

乾坤其易之緼邪止 乾坤或幾乎息矣自易道統體
而言則乾陽坤陰一動一靜乃其緼也自乾坤成
列而觀之則易之為道又不在乾坤之外惟不在
外故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然易不可見則乾自
乾坤自坤故又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答張欽
夫問目

問乾坤其易之緼邪曰緼是袍中之胎骨乾坤成列
便是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卦都成列了其變易方
立其中若只是一陰一陽則未有變易在又曰有
這卦則有變易無這卦便無這易了又曰易有太
極則以易為主此一段文意則以乾坤為主

林學蒙錄

問乾坤成列而易立乎中是謂兩畫之列是說八卦之列曰兩畫也是列八卦也是列六十四卦也是

列同上

乾坤成列易立乎其中只是說乾坤二卦易是易之書與天地定位而易行乎其中不同天地定位却是說易之道理吳必大錄

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只是陰陽卦畫沒這幾箇卦畫憑箇甚寫出那陰陽造化何處更得易來這只是反覆說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只是說揲著求卦更推不去說做造化之理息也得不若前

說較平

晏淵錄

無極齋記發明義理之本原正名實於毫釐幾忽之際非見之明玩之熟詎能及此然其間有曰易姑象其機詩書禮樂姑陳其用熹竊謂姑者且然而非實之辭也夫易之象其機詩書禮樂之陳其用皆其實然而不可易者豈且然而非實之云乎又有曰髣髴曰強名曰假狀凡此皆近乎老莊溟滓鴻蒙之說以六經語孟攷之凡聖人之言皆慤實而精明平易而淵奧似或不如是也又有曰禮樂政事典謨訓誥皆斯齋之士其耳土其之言亦出於莊周識者固已議之今祖其言以為是說則是道有精粗內外之隔此恐未安又曰老兮釋兮付

朱文公易說卷十二
諸大鈞範質之初語意隱奧亦所未喻又曰西伯
不識不知仲尼毋意毋我茲蓋乾坤毀無以見易
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熹竊謂詩人之稱文
王雖曰不識不知然必繼之曰順帝之則孔門之
稱夫子雖曰毋意毋我然後之得其傳者語之必
曰絕四之外必有事焉蓋體用相循無所偏滯理
固然也且大傳所謂易不可見則乾坤息者乃所
以明乾坤即易易即乾坤乾坤無時而毀則易無
時而息爾恐非如所引終篇之意乃類於老氏復
歸於無物之云也若夫中庸之終所謂無聲無臭
乃本於上天之載而言則聲臭雖無而上天之載

自顯非若今之所云并與乾坤而無之也此恐於
道體有害自所謂求仁之端者推之則可見矣
答江元適
問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如何分形器
曰形而上者是理才有作用便是形而下者問陰
陽如何是形而下者曰一物便有陰陽寒煖生殺
皆見得是形而下者事物雖大皆形而下者堯舜
之事業是也理雖小皆形而上者
錢木之錄
先生云橫渠說道止於形器中揀箇好底說耳謂清
爲道則濁之中果非道乎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
未免有兩截之病聖人不如此說如曰形而上者
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萬人傑錄

形而上者形而下者形以上底虛渾是道理形以下
底實便是器這箇分別得精切明道說只是這箇
截得上下最分明又曰形是這形質以上便為道
以下便為器這箇分別得最親切故明道云惟此
語截得上下最分明 晏淵錄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上底虛渾是道理形而下者
謂之器形而下底實便是器這箇分別得精切明
道語截得上下最分明 蕭佐錄

形是這形質以上便為道以下便為器這箇分得最
精切故明道云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安土敦
乎仁故能愛此語最密 黃義剛錄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這箇在人看指

器而為道固不得離器而求道亦不得且如火是
器自有道在裏 林夔孫錄

器亦道道亦器也道未嘗離乎器道只是器之理這
人身是器語言動作便是人之理理只在器上理
與器未嘗相離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是道理事事
物物皆有箇道理器是形迹事事物物亦皆有箇
形迹有道須有器有器須有道有物必有則 葉賀孫錄

可見底是器不可見底是道理是道物是器
問形而上者謂之道一段只是這一箇道理但即形

器之本體而不離乎形器則謂之道就形器而言則謂之器聖人因其自然化而裁之則謂之變推而行之則謂之通舉而措之則謂之事業裁也行也措也都只是裁行措這道曰是

伊川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須著如此說這是伊川見得分明故云須著如此說形而上者是理形而下者是物如此開說方見分明如此了方說得道不離乎器器不違乎道處如為君須止於仁這是道理合如此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這是道理合如此今人不解恁地說便不索性兩邊說怎生說得通

葉賀孫錄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上者指理形而下者指事物而言事事物物皆有其理事物可見而其理難知即事即物便要見得此理只是如此看但要真實於事物上見得這箇道理然後於已有益為人君止於仁為人子止於孝必須就君臣父子上見得此理大學之道不曰窮理而謂之格物只是使人就實處窮事事物物上有許多道理窮之不可不盡也

周謨錄

天地形而下者天地乾坤之形殼乾坤天地之性情

李方子錄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裁是裁截之義

朱文公易說卷十二
三十四
謂如一歲裁為四時一時裁為三月一月裁為三十日一日裁為十二時此是變也又如陰陽兩爻天自此之彼自彼之此若不截斷則豈有定體通是通其變將已裁定者推而行之即是通謂如占得乾之履便是九三如乾乾不息則我所行者以此而措之於民則謂之事業也 吳必大錄

問易中多言變通通字之意如何曰處得恰好處便是通問往來不窮謂之通如何曰處得好便不窮不通便窮問推而行之謂之通如何曰推而行之便是就這上行將去且如亢龍有悔是不通了處得來无悔便是通變是就時就事上說通是就上

面處得行處說故曰通其變只要常教流通不窮問如富貴貧賤夷狄患難這是變行乎富貴行乎貧賤行乎夷狄行乎患難至於無入而不自得便是通否曰然 楊道夫錄

橫渠說化而裁之謂之變一句說得好不知本義中有否曰無但尋常看此一句只如自初九之潛而為九二之見這便是化就他化處截斷便是變曰然化是箇疊疊地去有漸底意思且如而今天氣漸漸地涼將去到得立秋便截斷這以後是秋便是變問如此則裁之乃人事也曰然 楊道夫錄
化而裁之存乎變只在那化中裁截取便是變如子

丑寅卯十二時皆以漸而化不見其化之迹及亥後子時便截取是屬明日所謂變也

萬人傑錄

化而裁之化是因其自然而化裁是人為變是變了他且如一年三百六十日須待一日日漸次進去到那滿時這便是化自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聖人去這裏截做四時這便是變化不是一日內便頓然恁地人之進德亦如此三十而立不到那三十時便立須從十五志學漸漸化去方到橫渠去這裏說做化而裁之便是這意陰變而趨於剛剛變而趨於柔與這箇意思也只一般自陰來做陽其勢浸長便覺突兀有頭面自陽去做陰這只是

漸漸消化去這變化之義亦與鬼神屈伸相似

晏淵錄

問上云化而裁之謂之變下云化而裁之存乎變如何分曰上文化而裁之便喚做變下文是就這變處見得化而裁之如自初一日至于三十日便是化到這三十日裁斷做一月明日便屬後月便是變便是化而裁之到這處方見得又曰星辰運行無頃刻停息若逐時紀之自不勝其紀以昏且紀之則一日差一度然亦記不得所以只於逐月裁斷道昏其中且其中逐日便是化到這一月處便是變又曰化而裁之方是分下頭項推而行之便是見於事如堯典分命羲和許多事便是化而裁

之到敬授人時便是推而行之 林學蒙錄

化而裁之存乎變只在那化中裁截取便是變如子

丑寅卯十二時皆以漸而化不見其化之迹及

亥從子時便截取是屬明日所謂變也 沈備錄

化是漸自子至亥漸漸消化以至於無變則有陡段

可見如晝夜之分橫渠說化而裁之謂之變處一

段甚好 吳必大錄

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說卷第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